



矿山发明家

伤了直痒痒,他只好使劲搓,一刻也没放下学习。炎热的夏日,他额头的汗水直往下流,尤其到了晚上,蚊虫蜂拥而至,他只好用被单包住双腿,手臂抹上防蚊药水,细心绘图。外出开会时,他忘不了去买书,书本笔记随身带。

学绘图时,他一边“啃书本”,一边求教于城里的授课老师。有时,为了弄懂一个问题,他冒雨骑车10多公里找老师解答。剖面图对他来说是个大难题,他灵机一动,下班后钻进废旧物资堆,找来锯割过的物件对照原来的图纸分析,很快掌握了奥秘。就这样,他用三年的业余时间,自学完成高中课程和一些机电专业知识,顺利获得了高中毕业证书和专业证书。

学习知识和钻研技术,“武装”了这名普通矿工。殷春银运用液压原理设计制造的矿车清扫机,比人工清扫车底提高效率15倍,少报废矿车47辆。从1985年投入使用至今,这个矿车清扫机为矿上累计创造效益400多万元。还有,他设计制造的悬臂式矿车整形机,能360度转动,配合特制的整型模板,挤、压、拉、调整运用自如。一些专家、现场观看后感慨:这部灵巧的机器竟然出自一名普通矿工之手!

2003年7月,庞庄矿原研石山厂房、设备因电厂改扩建,需拆除、搬迁。卸研大架重约30吨,长28米,宽3米,要整体移动3000多米,拐8道弯,技术难度很大。殷春银顶着烈日,蹲在现场,测量分析,决心

制订出科学合理的方案。他带领会战人员,不顾酷暑和暴雨,利用液压原理进行整体“迁移”,愣是把卸研大架子这个“庞然大物”毫发无损地移挪并安装到位,为矿上节约资金20万元,成为企业的一大创举。

殷春银个子不高,身体瘦弱,不善言辞,几十年如一日潜心钻研技术,是庞庄矿响当当的技术大拿。他革新成功50多项技术,其中多项获省、市、公司级科研成果奖,获得4项国家实用专利,为国家创造效益500多万元,被工人们誉为矿山“爱迪生”、矿山发明家。从上世纪70年代扎根矿山至今,他凭借一身本领,获得荣誉无数,1989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。

2004年春天,我到运搬一区工作,看到了殷春银发明的矿车修理一条龙系统在煤车组使用,已初步形成研制、试验、应用系统,便萌发了创建“全国劳模殷春银创新工作室”的念头。与矿领导班子沟通后,当年8月9日,庞庄矿“全国劳模殷春银创新工作室”正式揭牌。揭牌仪式上,殷春银说:“以我的

名字命名,是对我的激励,我要继续努力,创造出更多的成果回报企业。”

殷春银出名了,成了发明家、技术明星,冲着他的名气,当时一些外单位的农机厂、机械厂、修配厂纷纷登门,想高薪聘请他当技术顾问,均被他婉言谢绝。用他的话说:“人活世上要讲良心,是矿山培育了我,让我成长高级工人技师,无论如何,我也要把自己的所学所长贡献给矿山和煤炭事业。”

退休后,殷春银无偿将自己的实用型专利转让给一些企业,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。很多人都说,他就像一块矿山的“乌金”,默默燃烧,勤勤恳恳,任劳任怨,于无声无息中释放出光和热。

(作者曾供职于徐矿集团庞庄煤矿)

香蒲扇底故乡风

■王 晓

父亲从老家带来一把蒲扇,香蒲编制,前后各16根蒲草,相对穿插,向上伸展,铺排成扇面,往下捆扎,束成扇柄,向上向下,均一丝不苟。扇子中间部分因为编织起头,有一条综合编织的小梗,像中分线,由此向两边延展。一圈是纯手工收边,几乎未用辅助工具,既要向外延的放,更要有兜底的收,收放之间流畅无痕。正反两面看,整个扇子没有任何疙瘩,精美似一幅画。轻轻一摇,有蒲草香味,还有夏日水塘的青草淤泥味。

傍石蒲草瘦,傍湖蒲草肥。老家地处冲积平原沼泽之地,通湖通江通海,蒲草多而肥,人们习惯将蒲草的嫩茎做菜,据说这与梁红玉有关。梁红玉镇守淮安,十万金兵围困,内无粮草,外无救兵。偶然发现马吃蒲草嫩茎,因此取蒲菜代食,解决了官兵粮食供应,军民同心协力,打败了金兵。儿时去淮安走亲戚,一道茶撒蒲菜,味道很好,得知蒲菜就是我们说的香蒲嫩茎,颇不以为然。



因为,蒲草跟我们太熟了。早春二月,大地敛寒,春水回暖,蒲草在水底悄悄地发芽。待春色渐浓,蒲草的叶子尖尖,那嫩黄嫩绿的芽儿,便从水面冒出来。一时间,长河碧水,无限生机。

四五月,蒲草疯长,叶子一片抱着另一片往上蹿,叶叶狭长,如长剑出鞘,个个纤碧。一丛一丛,长成气势后,成了水鸟的天堂,一种叫切切子的鸟,也许喜欢水边清凉,也许喜欢随风晃荡,最喜在蒲草中做窝。

六月可采蒲草茎,人们用其编蒲子、编席子、编蒲包。大蒲包留在除夕,放上白石灰粉,房前屋后打稻屯印,预示来年粮食满仓;小的蒲包,可卖给熏烧店、豆干店,做蒲包肉、做香干,大人拳头大,肉或者干子都带蒲草香味。手巧之人还能编篮子,小孩子去放牛,往牛角上一挂,里面放弹弓、鱼钩,还有知了、天牛、鱼,也有的孩子会放书……

蒲草柔柔的,编织之物也轻柔绵和。东汉前,官员有过失,用皮鞭惩戒。东汉汉恒帝时,任南阳太守的刘宽,主张以德从政,蒲鞭惩戒,不用苦刑。此举重警诫轻惩戒,成为咏仁吏宽刑的典故。

到了七八月,可以在水塘边采蒲棒头。儿时这个季节,傍晚收工的父亲会带回好多蒲棒头,晚上乘凉,竹床边插一圈,点燃驱蚊。母亲把它当作常备药,磕了碰了,捣个蒲棒头,将绒毛敷于伤口,几天就会结痂。那时水边的孩子,靠着一枝枝蒲棒头,便能平安喜乐地生长。

盛夏之时,蒲扇有风,故乡徐来。



电力铁军

■张 标

夜入西溪岭

■应红枫

涛声为闪烁的星光伴奏,晚风随着清朗的月色“合唱”,海岛的夏夜温暖又迷人。

趁着夜色,沿着圆滑溜光的山岭石阶,我又踏上了铺满大树浓荫的西溪岭。翻过山岭,循着溪水的声音走去,很快便能到达西溪岭村。只有百米户人家的小山村三面环山,一面临水,站在山坡上远眺,在竹林树影的掩映下,一条铺满鹅卵石的小道蜿蜒而下,通向小村的每一个角落。山岭脚下有一池水库,每天清晨或傍晚,常有一群白鹅嬉水高歌,给安静的山村增添几分活力。

爬上低矮的山岭,路边是农户敞开式的庭院,一群孩童正在奔跑嬉戏,银铃般的声音飘向远方。庭院的墙根下,手摇蒲扇纳凉的老人,一边喝茶,一边惬意地聊天。再看西溪岭村道路两旁的民房,建造得非常别致,矮墙外大多设置有长条形花坛,栽种着月季、百合等花卉,亦或栽种丝瓜、蒲瓜之类,青藤蔓延,将一幢幢农家小院装扮得生机盎然。路基斜坡下的田园

里,栽种的玉米、豆子长势正旺,葱郁之中掩藏着果实。

西溪岭村的南面是一座小型水库,供当地村民浇灌田地。离水库不远的农田里,几亩莲藕茎秆挺拔,荷叶肥硕,像是在夜色里放置了一盆巨大的盆景。田田碧叶笼盖,一支支莲花亭亭玉立在茂密的荷叶间,微风过时,分外婀娜,眼前的场景,活脱脱就是朱自清先生笔下的《荷塘月色》。

行走在月光里,荷塘不断靠近,塘中景致也更加细腻地逐一展现眼前。绕着荷塘的田埂走过,蛙鼓声声,糅合在水库溢洪渠泄下的潺潺流水声中,悦耳动听。硕大的荷叶在齐腰的高度,舞动如华盖般的“银盘”,挨挨挤挤凑上来,掩盖了脚下的小道,难道是要让我们“兴尽不知归路”?

远山含黛,峰峦叠影,碧叶下的流水,淙淙有声。月光如泻,踏着蛙声原路返回时,星斗依旧灿烂,几缕云彩彩絮般飘散,就在头顶不远的地方,慵懒地涂抹在苍穹之中。

海岛的夏夜,甚美甚好!

(作者供职于中化兴中石油储运有限公司)

老家的堂屋里,至今还搁置着爷爷生前留下的那盘老石磨。它像个隐退的孤独老人,默默地蹲在墙根,满目尘埃。

这盘石磨,是爷爷一凿一凿,一锤一锤,精雕细琢而成。石磨上扇凹陷,形成纳粮的磨膛;下扇凸起,与四边构成微坡度流线,阴阳结合;圆孔穿上扇,是通往磨膛的粮道。石磨还安装了一个便于推拉的把手,推拉之间,上下两扇吻合,齿沟旋转,添粮纳福。

悬挂在横梁上的绳索,套在推磨的木把上,爷爷的左脚立定不动,右脚后踏步式,推动磨盘转圈。磨面、磨米粉时,他将小麦和、米以及所要加工之物放置盘顶上。磨盘旋转之时,便似流水依次流进磨膛,借旋研磨力,使之细碎,筛漏成面、成粉。

磨黄豆打豆腐时,爷爷一人难以完成。浸泡好的黄豆,需要奶奶坐在石磨旁,一瓢一瓢往磨眼上添,添的时候半瓢水半瓢豆,等豆水穿磨膛过,才会挤出乳白的甘汁来。奶奶将豆浆放进大锅烧开,再用石膏水调和,便成了我们最爱吃的豆腐脑、豆腐花。

小时候,我曾给爷爷打过下手,添过磨,也替他推过磨。还别说,这添磨推磨都需要很大的技巧。添磨时,需掌握好磨盘转过时的间隙及时添料,推磨人要顺着石磨转圈时的节奏,掌握好力度,一推一拉之中,磨出性子与耐力。开始学推磨时,很难掌握力度,石磨不听话,怎

石磨有情

■朱钟昕

么使劲,都只肯转半圈,便不肯动弹了,让人吃力又不好。

石磨使唤久了,齿轮会磨光磨平,需要重新剔齿,乡亲们称之为“洗磨”。这是一门技术活,要在光滑坚硬的石头上凿出槽来,可不是一件易事,力道轻了不成,劲使大了,石头凿飞一大块,就前功尽弃了。

1980年,我们村已有了一部电动打米机和打粉压面机,从此告别了吃米面靠磨推的时代。一眨眼,几十年过去了,石磨似乎早已被人们遗忘,但它却见证了爷爷那一代人筚路蓝缕的艰辛岁月。

听爷爷讲,有一年大旱,乡亲们都没有粮食可磨了。曾祖母将米糠、麦麸子,还有干红薯藤和花生秧子剁碎,掺杂在一起,搁在碾盘上反复碾压,磨成粉,再掺杂薯渣巴粉烙成饼充饥。每每想到这些,想起那手推磨,我就在想,如今人们生活富裕,早已告别食不果腹的年代。可越是这样,越要忆苦思甜,越是要珍惜眼前的一粥一饭,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。

